学生版世界文学经典

红 与 黑

〔法〕司汤达　原著
姜海涛　译写
范迎新　绘图

吉林文史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

导　读

司汤达（Stendhal，1783—1842）这位法国十九世纪伟大的文豪，几乎是默默无闻地生活在与他同时代的伟大作家中。然而，正如他自己所预言的那样，历史最终证明了他的非凡才华。司汤达一生著作颇为丰厚，有中篇小说《阿尔芒斯》、长篇小说《巴马修道院》、《吕西安·娄凡》，还有文艺论著《拉辛与莎士比亚》等，而《红与黑》是他这些杰出著作中的一篇。

本书中的主人公于连·索雷尔是一个具有非凡性格品质的人。在他的一生中，他爱过，也恨过；他爱的是两个不寻常的女人，那爱是超越年龄、门第的挚爱，但同时也是为了满足自尊心和充满着野心的爱；他恨过，恨过那肮脏的社会制度，恨过那使他及像他那样有才智的青年沉沦在社会最底层的黑暗现实。

他悲愤过，他痛苦过，他流过眼泪，他是一个平凡的

人,是偶然把他造就成英雄,但不可逆转的命运却又把他推向死亡。

他从平民中走出来,先是家庭教师,后是神学院的修士,之后是侯爵的秘书,最后成为上流社会中的一员,并在最终的辉煌中逝去。

在于连·索雷尔身上充分体现着两种不同的性格品质,那是高傲的自尊和奴性的自卑的结合。那种自尊和自卑的心理主宰着他的整个生命流程。我宁愿说红与黑代表着于连·索雷尔这两种不同的性格品质,正是这两种互相交织的性格品质,构成了他既善又恶的一生,构成了这部不朽的传世之作。

目录

一　小城里的年轻人 …… 1
二　乡村夜晚 …… 18
三　爱的旋涡 …… 38
四　通往天国的路 …… 62
五　巴黎,不是心中的梦乡 …… 88
六　爱情,让我感叹迷惘 …… 112
七　秘密会议 …… 156
八　镀金爱情 …… 169

九　审判 …… 198
十　这也是一个结局审判 …… 214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

一　小城里的年轻人

维里埃尔是弗朗什——孔泰省最美丽的城市之一。杜河在汝拉山脉下奔流，丛丛茁壮的栗树，掩映着从前西班牙人建筑的城堡和红瓦盖成尖尖屋顶的白色房屋。

每年十月，小城北面汝拉山脉的一个分支，维拉山峰覆满白雪，一条急流从山上奔泻下来，穿过维里埃尔，注入杜河。正是这条急流为许多锯木厂提供了动力。索雷尔的锯木场就是其中之一。

在喧噪的机器轰鸣中，于连·索雷尔在离锯五六尺高的地方，骑在一条模梁上，正捧着他最心爱的那本《圣赫勒拿岛回忆录》读着。他太专心了，以至他的父亲老索雷尔喊他都没有听到。盛怒之下，老索雷尔差点将于连和书一同打落水下。

“哼！懒东西！您怎么老是在看守锯子时看你那该死的书？等晚上在教士家鬼混去看，不好吗！”

于连被打得头晕目眩，嘴角流着血，含着眼泪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因为他失去本心爱的书。“下来吧！畜生，我有话对你说。”老索雷尔用根长棍去打于连的肩膀。于连刚一着地，老索雷尔便粗暴地把他赶往回家的路上。”天知道，他又要把我怎么样了！”于连暗自想道。他一面走，一面伤心地朝河里望去，此刻那本书正在河中漂流。

于连是个十八九岁的年轻人，有一张清秀的面庞和鹰鼻，在深栗色的头发下面衬着一双黑眼睛，时而闪射着热情和沉思的火焰，时而又流露出可怕的仇恨表情。小时候，他那沉思的神态和苍白的脸色，曾使他父亲认为他是一个养不大的孩子，即使养大了，也是家庭的累赘，而他的两个哥哥恰恰相反。于连通常被看成是一个软弱的人，正是因为如此他常常挨打。而他最钦佩的人是那个老军医，他曾反对过市长德·雷纳尔先生修剪梧桐树的事。老军医自称是老索雷尔的表亲，寄住在索雷尔的家里。他常常把雇于连做零工的工资付给老索雷尔，为的是能让于连和他学习拉丁语和历史，也就是他所知道的一八〇〇年意大利战役的历史。那是一场拿破仑发动的

伟大战役，而他参加了意大利的所有战役。于连经常满含热情地倾听着老军医的描述，他多么想参加拿破仑的军队啊！如果那样，像他这样出身低下的木匠的儿子，不是战死，就是在 猿岁成为将军。当他还是孩子的时候，他曾经看见过拿破仑第六骑兵队。他们曾将马匹系在他父亲屋子前的铁栅上。然而，这些都已离他远去了。拿破仑垮台了，于连的从军梦随着路易十八上台破灭了。然而，老军医在逝世以后，却给于连留下了他荣誉团的十字勋章，三四十本书以及对拿破仑的无比崇敬。

于连刚走进家门，便被父亲那只强有力的手抓住了肩头，他浑身战栗，以为又要挨打了。“老实回答我，下流的东西，你在哪儿认识德·雷纳尔夫人的？什么时候跟她讲过话？”乡下佬粗声地叫嚷着，用那双凶恶的灰色眼睛怒视着于连。

“我从来没有跟她讲过话，除了教堂里，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位夫人。”于连申辩着。

“反正这里面有些名堂。”狡猾的乡下佬回答说，随即沉默一会儿，“该死的畜生，今后关于你的事，我一概不过问了。总之，我可以摆脱你这个废物，没有你，我

的锯木场还会开得更好。不知你讨了谁的欢心，他替你搞了一个很好的工作。赶快收拾你的行李吧。我就要送你到德·雷纳尔先生家里去，去当他孩子的家庭教师。”

“当家庭教师，我会得到钱吗？”

“管吃、管穿，还有 300 法郎。”

“我可不愿当仆人。”

“畜生，谁跟你说去当仆人，难道我愿意我的儿子去当仆人？”

“那我究竟和谁一桌吃饭？”

这个可把老索雷尔问住了，于是他大发脾气，大骂了一阵后又去和雷纳尔先生商量去了。

于连很想认真想一下这个突然改变他命运的消息。“宁可不干，”他暗自说道，“无论如何不能同仆人一桌吃饭。我父亲一定要我这样做的话，我宁可去死或者今晚就逃走。不过，这么一来，我的前途就没了，我的雄心壮志也就完了，当神父这个使人飞黄腾达的美好职业也就完了。”于连担心大祸又要临头，为了放好荣誉团十字勋章和他的书，半夜就出门去了；把他所有的这一切送到了一个年轻的木柴商家里去了——这个年轻人就是他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



的朋友富凯，住在维里埃尔城外的山上。

为什么市长想起请家庭教师呢？原来，德·雷纳尔先生近来对贫民收容所所长瓦尔诺先生颇为嫉妒。因为所长新近为他的四轮马车买了两匹诺曼底好马，神气十足。但他家的孩子还没有家庭教师，于是市长要重新获得别人的尊敬，只好请一位好的家庭教师来弥补了。他首先争取了夫人的同意，然后又再三地同老索雷尔讨价还价。最终，总算定了下来。但却被老索雷尔敲了一笔。

市长之所以请于连做家庭教师，是因为于连从老军医那里学会了拉丁语，拉丁语是高贵的象征，通常是贵族用来炫耀自己教育出身的。但最重要的是，市长从谢朗神父的嘴里了解到，自从老军医死后的三年里，于连一直随他研究着神学。这些条件正符合市长对家庭教师的要求，可以说于连是全维里埃尔最出色的家庭教师的人选了。正是因为如此，市长就抓住不放，很怕失去这次显示他尊贵身份的机会，也很怕被那个自由党人抢先。

那是在于连 岁的时候，波旁王朝复辟了，贵族和教会互相勾结，互相支持，妄图恢复中世纪的宗教统治地位。于是，全国各地又开始大建教堂。当然了，维里

埃尔的教堂也是那时建立的，于连亲眼目睹了那热闹的场面和华丽的教堂的建立。而助理神父马斯隆是从省城里派来的。他曾与治安官有过结，几乎使治安官丢掉饭碗。治安官公正、诚实、老迈，但却害怕一个三十岁的助理神父。更何况年满四十岁的神父就可以拿到拿破仑部下一个著名将军的三倍收入。随着老军医的去世，于连不再提拿破仑的名字了，而他却宣布了要当神父的计划。于是，大家便可以经常看到，他在他父亲的锯木厂里，捧着教士借给他的一本拉丁文的《圣经》，一心一意地背诵。于连的进步是神速的，这使谢朗神父十分惊喜，并整夜整夜地给他讲神学。于连脸色苍白、温柔，有姑娘般的面容。但谁又能看出他那内心深处的秘密和那不可动摇的出人头地的决心呢？他虽然能把《新约》全文背得烂熟，德·迈斯特先生的《教皇论》他也能背诵，但他并不信神。他仍希望象拿破仑一样从贫寒中走出来，并凭一把剑做世界的主人。

于连现在肘下夹着一个小小的包裹，朝着德·雷纳尔先生的房子走去。但当他在二十步以外望见那所房子时，一种不可克服的恐惧，占据了他的内心，住房外的铁栅

栏敞开着，看起来富丽堂皇，然而他必须走进去。

同于连一样感到慌乱的是德·雷纳尔夫人，她长得丰满匀称，身材高高的。她曾是本地的美人，虽然已有了三个孩子，但至今仍保持着少女般轻盈的体态和朴素的仪表。她那充满天真的神态很容易使人获得一种温柔的快感。英俊的贫民所所长瓦尔诺先生一度追求过她，但却没有成功，这又为她的品德增添了不少光彩。德·雷纳尔夫人不喜欢维里埃尔的娱乐和交际。能让她独自一人在美丽的花园里安静地散步，那就是她最大的享受了。她是一个天真的女人，从来没有想到过她对丈夫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她把全身心都放在了三个孩子的身上，她认为夫妇之间不过如此，根本没有什么更温柔更美好的关系存在。她喜欢德·雷纳尔先生，特别是当他谈起有关孩子的教育计划时。然而她却对丈夫把一个木匠的儿子请来当家庭教师不能理解。她把于连想象成一个脏乱和粗俗的人。就是这样一个人将要去管教她的孩子，只是因为他懂拉丁语，为了这种野蛮的语言，她的孩子可能要受尽打骂了。

当德·雷纳尔夫人远离男人们的眼睛时，她是活泼

的，优雅的。这天，她就是带着这种自然的风度，从开向花园的那扇窗式的门里走出来，她看到大门外有个年轻的乡下人，脸色苍白，还带着泪痕，身上穿着雪白的衬衫，臂下夹着一件上衣。她以为他是一个年轻姑娘。便轻声地对他说："我的孩子，您来这儿干什么？"于连被她柔和的目光吸引住了，为她的美丽而感到惊奇。他说明了他是来当家庭教师的。这使德·雷纳尔夫人愣住了："怎么？这就是我孩子的家庭教师。这样年轻而又俊美，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同。"她心中暗自想到。

"真的，先生，您懂得拉丁文吗？"她开口向于连问道。先生，这一称呼使于连大为惊讶，他从没有听到别人对他这样称呼过，他沉默了一会儿。

"是的，夫人。"他怯生生地回答道。

德·雷纳尔夫人听了，十分高兴，又问到："您不会骂我的孩子吧！？"

于连惊异地说"那是为什么？"

"不是吗，先生？"她沉默了一会儿，继续更加温柔地说，"您一定得对他们好，您能答应我吗？"德·雷纳尔夫人感到这话问得有点唐突，便不好意思地说："我们进

去吧，先生。”

于连跟随夫人走进了房里，他为这华丽的装饰感到震惊，这里的一切是那样的美好，他甚至闻到德·雷纳尔夫人衣衫上的香味。

“先生，您多大年纪？”

“快满十九岁了。”

“我的大孩子十一岁，他差不多可以做您的朋友了，您可以好好地跟他讲道理。有一回他父亲想打他，虽说只是轻轻地打了他一下，孩子就整整病了一个星期。”德·雷纳尔夫人略带忧虑的神色说道。

“和我相比，差别真是太大了！”于连暗自想道，“就在昨天，我父亲还打了我一顿，这些有钱的人是多么幸福啊！”

“您叫什么名字，先生。”夫人问道，那声音和神态美极了。

“我叫于连·索雷尔，夫人。我生来第一次进一个陌生人的家里，十分害怕，我需要您的保护。我从没进过学校。除了我的表亲外科医生以及谢朗教士两人外，我从来没有和别人讲过话。谢朗教士，他可以保证我的人

品。我的哥哥经常打我，如果他们向您说我的坏话，您可千万不要相信。”在说了这一大段话后，于连的心情渐渐平静下来了，而面对德·雷纳尔夫人娴静、优雅的友好神态，让他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好感。在于连的眼里，德·雷纳尔夫人不过只有二十岁，于是他起了个大胆念头。想去亲吻她的手。但一时间他又害怕起来，他的脸色更加苍白了，并勉强地说道：“永远不会的，夫人，我永远不会打您的孩子，我可以对天发誓。”

当他说这话时，他大胆地拿过夫人的手送到自己的唇边。这举动使夫人大吃一惊，她想了一下，更感到不成体统。

德·雷纳尔先生听到他们说话，赶忙从他的工作室里走出来，摆出庄严而慈祥的样子向于连说道：“在孩子们还没有见到您之前，我应该和您谈谈。”

谈话是简短的，市长希望他不要再见到他的父母和朋友，怕他们的举止，影响到孩子。然后就带他去裁缝那里了。

一个钟头后，市长领着一位全身黑衣的于连回来了。

当于连被介绍给孩子时，他那严肃的态度，使市长

先生也感到吃惊。“我来到这里，先生们，”于连在结束讲话之前这样说道，“我来到这里为的是教你们读拉丁文。你们当然知道背书是怎么回事，这里有一本《圣经》，”他说着拿出一个黑色封皮的小书给他们看，“这是一本主要讲我们救世主耶稣基督的故事的书，也就是人们所称道的《新约全书》。我以后经常要你们背诵功课，现在先让我背诵给你们看看。”

于连整页整页地背诵出《新约全书》的任何一段。孩子们对于连的才能非常佩服。正当于连背诵圣书的时候，雄壮的诺曼底马的主人瓦尔诺先生和专区区长夏尔科·德·莫吉隆先生来拜访。这个场面，使于连赢得了“先生”的称号。

当天晚上，韦里埃的居民都涌到市长家里看这个奇迹，于连敬而远之地一一应付他们。于连声誉大振，市长先生怕有人把他抢走，急忙要和于连定约，但于连拒绝了，他不愿成为别人的奴仆。

于连很善于应付，不到一个月，就连市长对他也要表示尊敬了。在此以后，每谈到拿破仑时，他表面上总流露出憎恶的情绪。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